

歷史空間

# 大明湖畔稼軒祠



■大明湖南岸的靜肅小院「稼軒祠」。

網絡圖片

大明湖南岸有一靜肅小院。小院周圍，綠樹紅花，參差披拂，如詩如畫。

踏着一條青石板路緩步來到小院正門，舉目望時，只見門框上方高懸一匾額，上書「辛稼軒紀念祠」。原來，這一片就是大明湖公園新八景之一的「稼軒悠韻」。

幾年前，這裡曾是一片民居。大明湖擴建時，原先的李鴻章紀念祠被改造為稼軒祠。辛棄疾和李清照都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詞人，並稱為「二安」。巧的是，他們都是濟南人。一方山水養一方人，濟南人對「二安」熱愛有加，他們在趵突泉公園建立了李清照紀念祠，又在大明湖景區改建了稼軒祠。

酷愛辛詞的我早就熟知辛棄疾是戰場上驍勇善戰的大英雄。22歲時，他就拉起了義軍隊伍，躍馬橫刀，勇闖敵營，活捉叛將。這時，耳畔似乎響起了嗚嗚的馬蹄聲。這馬蹄聲是從辛詞裡跑來的吧？抑或是從古代寶劍的寒光裡迸射而來？受了這朦朧的誘惑，我便掏錢買了門票，匆匆走進了這古典素雅的三進院落。

一進院裡，墨香陣陣的東西廂房首先吸引了我。牆壁上掛着的都是一些與辛詞有關的名人字畫。辛詞的名頭大，有些警句早已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。加之，他的詞風粗獷豪放，具有濃濃的愛國情懷。後世之人，皆喜歡臨摹他的名詞佳句來陶冶情操。展櫃裡陳列的是各種版本的辛詞以及研究成果。這些著作或新或舊、或橫或豎、或開或合，都靜靜流淌着珍貴的歷史訊息，令詩詞愛好者見之欣喜。我拿起手機拍了幾張照片，既然帶不走這些古籍，帶走某些文字的片段，回去賞讀一番，也會別有情趣。

第二進院落的過廳裡，居中兀立一塊造型優美別致的太湖石。這是一道障景。一覽無遺的風景總是令人覺得膚淺寬泛，推花扶柳，繞石穿山，才是增添自然野趣的不二法門。有名望人物的祠堂廟宇，伴有古木參天，好像是法定俗成以直衝霄漢之姿態來代表偉人不屈的脊梁骨。果然，太湖石旁有一

棵古槐，綠葉幽幽，遮天蔽日。這一石一樹，一動一靜，倒也洋溢着和諧之道。

繞過太湖石，出現了祠堂的第三進院落，這就是主體建築辛公的紀念堂。文能驚天，武能動地，這種卓越的才能奠定了辛公在歷史上獨特的地位。抬頭邁進紀念堂的大門，迎面就是一手握書，一手持劍的辛公銅塑雕像。辛公的眼睛炯炯有神，直視前方，這凜凜風姿大概就是當年征戰沙場時的真實寫照。

辛公的背後，懸掛一大型匾額。書寫龍飛鳳舞，氣勢磅礴。我一時竟認不出內容。好在自己背誦過不少辛詞，根據幾個容易辨識的字體，倒也順理成章連成了稼軒長短句：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迴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聲。沙場秋點兵。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。」這是辛詞中膾炙人口的《破陣子·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》。作者寫壯詞以寄陳同甫，是因為他和陳同甫有着同樣的遭遇，同病相憐，產生了感情上的共鳴。

在南宋王朝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，辛公落魄失意。他只有在醉酒之後，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。夢想騎上飛快的「的盧」馬，再次征戰沙場，為祖國收復失地。然而，這一切都是空想罷了，報國無門，不能替君王了卻天下事，也未能贏得君主的褒獎和同僚的讚譽。一身武功無處施展，一生壯志未能凌雲，悲哀的辛公，可憐白髮生，垂垂成老翁。站在塑像面前，我暗自嗟歎，也暗自慶幸。嗟歎辛公作為男兒，骨子裡的那種固有的忠君愛民思想，卻不為所用，以致壯志難酬，鬱鬱而終。慶幸辛公在逆境中沒有自暴自棄，而是化悲痛為詩詞，為後世留下了無數輝煌壯麗的篇章。

走出正殿，轉彎抹角處，忽而看到一條通道。這是一處優雅的二層居所，名為「集山樓」。悄悄登上木質的樓梯，樓上竟有幾位雅客在臨風北望。我湊了過去，放眼一看，這集山樓真是個好所在，它和明湖水只有一丈之隔。坐在樓窗邊的桌凳上，不但可以臨窗觀瞻近湖的嬌荷吐蕊，秀色無邊，也可飽覽對岸的煙柳依依，盡畫心田。湖內不遠處，又有一石橋曲徑拐彎，號稱「九曲橋」。橋盡頭是一精緻的小亭子。小亭子飛簷翹角，古色古香，因為附近的藕花而得名為「藕亭」。記得不久前曾經去藕亭逗留過片刻，今日忽然換個角度，人在高處，更覺此亭異然，有凌雲欲飛之勢。

看罷明湖美景，原路返回。經過第二進院落的時候，才發現剛才急忙忙去拜謁辛公，竟然沒注意到此處有個西跨院，內有一間大廳堂，名為「停雲堂」。堂前兩棵石榴樹碩果纍纍，一派欣欣向榮。小院四周有花壇，壇內修竹千桿，翠色凝碧。月季花開得正歡，各種色彩的花朵把小院裝點得美輪美奐。堂內掛了一些名人書法，皆是金鈎銀畫，美不勝收的辛詞精品。我肅立沉浸在辛詞的恢宏意境裡，和辛公的思想碰撞，進而交織，讓蒙塵的心靈進行一次徹底的盪滌。

來祠參觀的人不多，來來往往，屈指可數。但是看得出，辛公的詩詞深入人心，他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拜服不已。能夠在這文化的景觀裡拜謁一下辛公，感受辛公的大美風範，體味詩詞的雄渾力量，總算是不虛此行。離開祠堂時，恰是夕陽西下。回望「稼軒悠韻」，祠堂周圍此時蒙上了一層縹緲的雲紗。那是歷史的塵煙嗎？真希望有一匹悍馬，自遠處的古代穿越到這人間盛境，背上馱載着持劍的辛公，馬蹄聲聲，由遠而近，響徹寰宇。

書若蟬蛻

葉輝

# 從「卅間」到「十五間」

話說1872年9月5日《申報》有文記述「香港醜會」的盛況，乃轉載自《華字日報》，當中所述的是「鬼節」，源於道教「中元地官誕」，其後佛教稱之為「盂蘭盆會」，此節亦由農曆七月十五日改為七月十四日——據《歸善縣志》（1783年）卷十五《風俗》所載，那是客家人為了逃避元兵：「舊俗惠民多居南雄，因元兵將至，於十四日預薦祖，次日避兵。故今猶以是日為中元節，家備酒餚，薦楮衣，祀先祖。」楮衣也者，即紙紮的衣裳。

香港歷史博物館藏有一部十九世紀末的書簡，當中有一篇《香港四環七月盂蘭醜會遊友賞信式》，乃「四環盂蘭公所」（成立於1857年）廣邀各地商號參加盂蘭醜會的書信——由此可見，港島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有客家人、潮州人舉辦盂蘭醜會了，及至1894年5月至10月香港爆發鼠疫，民間由是舉辦盂蘭盆會以救度亡魂。

早前與詩友馬若、飲江閒遊中環，途經因市區發展而瀕臨消失的「卅間街坊盂蘭會」，因而想起每逢農曆七月，居民都舉辦盂蘭法會，一為神功，二為街坊；「卅間」之名，源於戰前此地為貧民區，有三十間寮屋；至二戰時，中央書院為日軍所佔，引致死者無數，民間乃有度亡法事——盂蘭法會所超度的，許是香港的童年時代。

港島的盂蘭法會已有逾百年歷史，半個世紀以來，中上環的變遷太大了，寮屋早已不復存在，而「卅間街坊盂蘭會」會址亦瀕臨淘汰，當中真是有說不盡的滄桑；在「卅間」以外，還有香港仔的「十五間」——此一名稱源於從前的香島道之東有十五間民房；此地有紅燈橋，據聞既有燈柱，亦有紅燈，由是漁民從海面歸航，老遠就看到紅燈了，而香港仔亦曾是現實世界的「紅燈區」。

那倒教人想起舒巷城於1952年所寫的短篇小說，名為《香港仔的月亮》，講述兩個水上女子——丈夫出海打魚的中年女子阿木嫂，父親上岸打工的十三歲小姑娘月好，她們是一艘「艇仔」的「拍手」（夥計），「向岸上人爭搶生意」：「先生，《遊河》還是過鴨洲呀？」月好的爸說，她生於「八月十五」（中秋節），所以小說啟首就說：「八月十五」晚上那個又大又圓的月亮，要等明年才會再來。阿木嫂剛才說：一年就只有那麼一次……」

香港仔海面像一面很大很大的捕魚網，網着阿木嫂，網着阿月好，網着水上人沉重的心；皆因香港仔曾是「紅燈區」，「賣笑」的群娼唱過淒涼的「鹹水歌」：「南風去，北風翻，問哥出路幾時還？快者離媽三兩晚，遲者離媽半個月間。哥呀，你出到埠頭錢財唔好盡散；錢財盡散實難艱……」八月十五」快到了，月好的爸爸據說因為「偷月餅」而被抓進差館（警局）了；此歌所說唱的，約略就是香港的童年時代。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

豆棚閒話

吳翼民

# 姑蘇滿城青蒿香

童年和青少年時年夏天喝的青蒿茶，一直在我的記憶中時不時飄出來，讓我回味良久。

青蒿是江南大地處處生長的一種野草，曾在李白詩中接觸過它，謂之：「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？」「蓬蒿人」就是像野草一樣默默無聞之人，與歌曲唱的「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」相彷彿，魯迅也有名句：「萬家墨面沒蒿萊，敢有歌吟動地哀。」千家萬戶都灰頭土臉被掩沒在野草中，多麼淒涼。蓬蒿也罷，蒿萊也罷，在文豪的筆下都是最卑微的野草，然而就是這種再普通不過的野草，曾經掃掃過多少名茶名飲料，傲然領銜着我故鄉蘇州家家戶戶的夏季茶杯。

早先雖然西醫西藥已然大舉進軍江南，但中醫中藥依然佔據着像蘇州這樣江南名城的大半壁江山。我記得那時蘇州到處都是藥材店，與當下遍佈的銀行有得一拚。我老家附近也有五六間，鄰居就開着一家「老葉生堂」，都是很有規模的，前店後作坊的格局，寬敞古樸的店堂，溫文爾雅的夥計，給人以厚重感和親切感。我謂一藥材店就是一所醫院，一個藥材店夥計抵得一個郎中，其大桿秤進，小戥子出，雖然有些暴利，但那一道道製作工序也是非常繁瑣的，賺的是辛苦錢。若論懸壺濟世，治病救人，那更是功德無量。所以家家戶戶都離不開藥材店，譬如夏天要給孩子搽松花落葉散爽身驅痱，冬季要來碗午時茶發汗退燒，產婦要來點益母膏去瘀滋陰，歲了腳要弄點梔子粉……都得跑去藥材店。那時藥材店的生意很好，大小生意都做，譬如夏天為千家萬戶準備的青蒿茶，就是利潤薄之又薄的小生意。

每逢夏季來臨，我都是去藥材店購青蒿的常客，都是一大捆一買，枝枝杈杈的，還結着密密麻麻的青蒿子，稱稱分量，幾斤貨色只要一角幾分錢，可泡上半個月，吃遍吃暢全家每個人。那一捆青蒿買回家後，須一小紮一小紮分開紮妥，至少可紮十幾紮，用水沖洗過後晾乾，每天泡上一小紮，用的陶瓷缸，舀茶用勺子，聞着就清香撲鼻，細品或牛飲皆可。喝完續水，再喝完再續水，喝到夜裡依然有一股清香，極是解渴爽心。老祖母說，喝了青蒿茶可以趕走身體裡的暑熱，可以平復身上的痲子與頭頂上的熱癩頭。也真如老祖母所言，喝青蒿茶的日子裡，孩子們大多都能平平安安度過燥熱的夏季。看來青蒿的藥用價值在民間早就得到了驗證，也廣為尋常百姓認可，難怪醫藥界早就關注起了這種草藥，最終在屠呦呦及其團隊數十年的努力下，成功提取了大名鼎鼎的青蒿素。很能說明問題的是，青蒿素主治的瘧疾就是夏秋季節人們因蚊叮蟲咬招致的惡疾。

不知什麼時候起，青蒿茶在姑蘇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和茶杯，製售青蒿茶的藥材店變得寥寥無幾。人們的要求愈來愈高，都要喝名茶和高檔飲料，藥材店也不再肯做這種小生意了。我曾喝過包裝精美、身價扶搖直上的盒裝青蒿茶，再無當年略帶一絲清苦，卻直透肺腑的原泡青蒿茶味。

青蒿曾經佔據着蘇州家家戶戶的夏季茶杯。網絡圖片



亦可聞

龔敏迪

# 李廣與龍城的有趣關係

王昌齡最有名的是他的《出塞》詩：「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前幾天，《孫子兵法》講得很好的馬駿教授在《百家講壇》提出了異議，他說：「如果和龍城挨上邊的，還真不是李廣，是衛青。」這就令人感興趣了。按照他的說法，是衛青打到了陰山外的漢北單于龍城，但衛青還打過一個長城下的龍城。關鍵是《史記》說匈奴：「歲正月，諸長小會單于庭，祠。五月，大會龍城，祭其先、天地，鬼神。秋，馬肥，大會蹕林，課校人畜計。」《後漢書》只有龍城、龍庭，和「匈奴俗，歲有三龍祀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。」《漢書》龍城、龍庭互用，班固的《封燕然山銘》也是：「躡冒頓之區落，焚老上之龍庭。」顏師古的註釋是：「龍讀與龍同。」問題是，如果是通假字，司馬遷何必費心費力在筆畫已經很多的龍字上再多加幾筆？他也並沒有理解司馬遷寫的龍城並不等於單于庭，「單于庭直代、雲中。」單于庭相對位於代郡、雲中郡之間，與衛青打動的東邊上谷附近的龍城，相距有幾百里之遙。清人胡林翼說，

衛青所至之龍城「在今察哈爾左翼旗界，非慕容氏之龍城也」。但慕容氏前燕的龍城是城池，匈奴人居無定所，住的是帳篷。所謂「天如穹廬」，穹廬圍起來聚集的生活區，可能就是被司馬遷稱為「龍城」了。

漢朝這次真正大規模征討匈奴，是「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」。這時，匈奴已經「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，而王庭列置於幕南」。之前，他們一直在長城內外活動。漢軍的目標是打長城關口下的互市處，龍城應該不會離長城太遠。從地圖上看，他們出發是從西往東同時出擊，依次是雲中公孫賀、雁門李廣、代郡公孫敖，最末是上谷的衛青。其中西面三路李廣居中面對匈奴單于庭，比較吃重，結果也只有衛青「至龍城，得胡首虜七百人」。一萬人也不過殺敵七百，而且是生活區，其中還有很多非戰鬥人員。苦戰倖免逃回的李廣，和傷亡七千人的公孫敖都下獄後贖為庶人。後世對於這個龍城在何處有各種說法，如今蒙古鄂爾澤河西側和遼寧朝陽顯然太遠，唐朝盧龍的猜測也大有可疑處。

從漢文帝開始到漢景帝、漢武帝，李廣歷三

朝，四十多年間遍遷邊地七郡太守，有效遏阻了匈奴的入侵。其中就包括衛青攻打過龍城的上谷一帶。「匈奴號曰：『漢飛將軍』，避之，數歲不入界。」而他任太守的雲中、右北平、上谷這些地方又正好面對陰山，所以王昌齡說「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」，是一點也沒錯的。元狩四年，衛青、霍去病率軍擊匈奴，六十多歲的李廣仍然志不減，在他自動的一再請求下，才得到允許出征。有趣的是，即嫌他年老，還讓他當前將軍！等到了單于所在地的情報，又要照顧公孫敖取戰功，將李廣改為右將軍，不讓他打頭陣了。結果衛青與單于戰，也沒有將他消滅，還讓單于逃跑了。最後李廣對麾下說自己：「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，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還，又迷失道，豈不天哉！」他自殺了！

有人說：「英雄是已經死在戰場上的人，不是回來領獎章的人。」此話不免有點過，但與那些戰功卓著，功成名就的英雄相比，李廣這樣即便受盡委屈，仍然義無反顧，拚死衝向敵陣的愛國英雄，最起碼是會得到同等尊敬的。

浮城誌

星池

# 開門

少年乘坐先進的鐵路系統，愈走愈遠。列車離開繁榮都會，行駛片刻，最後還是去到另一擁擠不堪的城市。少年決定在此站下車，遊覽這裡的風貌。車廂停下，車門甫開，人們已衝入列車，在碰撞之中，少年幾經辛苦才能跨過車與站的隙縫，安然腳踏簡潔亮麗的月台。此時，廣播響起，呼籲人們先讓車內乘客下車。

少年步出車站，正式呼吸此地的氣息，感受當下的溫度。他逐漸融入人群中，步伐也不自覺地加快，讓景物在兩旁急速地流逝。然而，流走的僅是近似的建築物，他全然不覺可惜。這時候，他瞥見一座商場，外觀設計極端吸引，於是打算入內探個究竟。待少年拉開商場的玻璃大門之際，數人隨即敏捷地搶先從門隙入內，還握住把手的少年須之後才能進入。少年瞎逛了一會，感到商場毫無特色，店舖亦欠趣味。少年推開玻璃大門離開，同樣有一個身影不知從何處跳出來搶先出外，絕塵而去。

少年昂首闊步，穿街大街小巷。忽然，他略覺口渴，因此遊目四顧，終於發現附近有一間便利店。他立即入內並站在一排冰櫃前，掃視琳琅滿目的飲料，細心挑選。當有了決定，打開冰櫃門之時，一隻手遽然伸來，在少年眼前從架上拿走一罐汽水，迅速轉身前去付款。

少年喝罷從便利店買來的一瓶礦泉水之後，繼續閒逛。他察覺，每逢開門，總有人一聲不響爭先使用，他忘了曾替多少此地的居民開門。後來，他欲上較高位置俯瞰這個城市，恰好眼前出現一座觀光大樓。預料之內，少年甫拉開門，已有人搶前通過。搭乘升降機，停在不同層數，乘客進進出出的時候，亦沒人願意伸手按下開門及關門鍵。少年來到頂樓，睇見餘暉橫照，才察覺已在此地待了半天。他臨窗眺望城市的美景，確是賞心悅目，可是，腦海接連浮現開門時被人無禮搶先的影像，略感掃興。

少年仰望滿天晚霞，慶幸能親手為自己打開眾多大門，遊歷一個接一個的地方，不停前行，沒假手於人。最後，少年默默走出觀光大樓，縱然夜幕已垂下，他仍決定乘車離開這個城市。雖則前路冷暖未知，是崎嶇或是平坦，他還是滿懷期待繼續旅程。